九正易因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如五順以巽於二故二曰初筮告以剛中也若我求童蒙童蒙不求我則再三瀆言之諄諄聽之藐藐何益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子克家剛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利用禦寇上

下順也

大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水蒙　取象尤難問學至盡

山下有險險而止以此此卦下險上止象也夫方其止也混混沌沌莫知所之童蒙如此聖人如此雖欲不止其可得乎然旣以險而止則必以亨通而行及其亨通而行也聖人如此童蒙如此雖欲不行又可得乎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言時止卽止時行卽行卽此便是時中聖人與蒙无異矣然則蒙乃人之正性養蒙卽所以

養正而爲作聖之實功是以利貞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言我與五之志相應故五自相求非求我告也童蒙在中本自无餘我特承順而包納之足矣彼何求而我又何告初筮告者初六方出門卽筮得二之剛中而來求發其蒙然至于再至于三終不與告者非不告也恐瀆蒙也故曰瀆則不告今觀其繫初之辭曰爾勿筮我求告欲我開發爾之蒙昧爲也是自加桎

梏也正宜利用刑人用正法以解脫其不如法之極梏耳不然吾恐其以往而吝反加愛惜不可脫矣不見六四乎本老實人也反以為不美而獨遠之本蒙也反以為不美而謂天困之夫彼方以蒙為困矣其吝又可脫耶所謂以往吝者正指四之謂矣六五柔順居中若以為婦則為童蒙之婦若有子亦為童蒙克家之子故九二以包蒙之吉成六五童蒙之吉而後六五能

以巳之童蒙順以巽入于九二之包蒙然則二與五之无不吉也固宜若六三則知識大開行巳不順于蒙矣大抵世之蒙者聰明日廣往往見金而不見其身是故以聞一知十者爲大賢而日貨殖焉反以空空者爲鄙夫屢空者爲貧乞濆之則喜告之則喜加之以桎梏則又喜所謂爲寇也非禦寇也嗚呼乾坤之後旣得震爲長男以作之君復得坎爲中男以作之師又得

艮為少男使作刑官以弼成其師之教之所不逮而後知艮止之功大矣不然其順于蒙者二能包之其不順者雖二亦且奈之何要使上下皆順非艮剛不能以是知有教則必有刑刑非无因而設也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聖人惓惓欲人作聖而施養正之功于无可奈何之地也固如此

附錄

王輔嗣曰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矣

王畿曰山下出泉本靜而淸水之源也不决于東西不汩于泥沙順以導之自然可達於海君子法蒙之象果行以育其德水行而不息故曰果山止而不撓故曰育夫純一未發之謂蒙蒙者聖之基也自蒙之義不明世之學者以蒙爲昏昧妄意開鑿助成機智汩以泥沙之欲决以

東西之趣反使純一之體濟清靜之源窒非徒无益而害之也夫聖功之要全在于蒙以天時言晦者開朗之機以人事言昏者昭明之候但世人未之察耳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卽所爲蒙

張蘋山曰蒙卦不易讀阜老解余亦未安謬謂屯者是世界開荒之始蒙者是人生之始卦獨九二上九爲剛是君師之任餘四爻皆蒙也但蒙不同耳唯六五柔中而應二之剛中順以巽于二是爲童蒙故二包之納之爲初筮而告之如初而三而四皆不然當蒙之初便當正法不可說桎梏以徃說以徃則吝矣卽書之五刑禮之棘與寄之嚴也三則蒙

已壞矣已失身矣四則困矣所謂困而不學者是也何也以遠陽之實也上至此不能如二之包之納之矣但有用刑人以擊之而已以三之失身於金夫四困而不學故也政當擊以禦蒙之寇爾所謂包者敷敎在寛也擊者移之郊移之遂終身不齒是也不屑之敎亦敎也伊尹於太甲且然況其下乎　若不用刑人說桎梏以往將如三之見金夫而失

身矣可不謂吝乎桎梏雖似太嚴然免得不

有躬則不出醜矣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需于沙衍在中

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大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水天需 得象

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于不犯難初已出門而需于郊矣而能不遽進我知其不犯難行也但恐其或不耐久有失常心則雖犯難不顧耳故以利用恒无咎告之九二需而近險有需于沙之象夫沙非水也而爲水之所必至則雖曰需于沙與水中行實類而二以剛明之才居中四顧聞小有言遂得終吉而能以吉終焉九

三過剛不安于沙反需而及于泥夫泥之陷人也甚于沙三豈不慮及此但三知水之不能爲災而不知災在外也既陷于泥則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寇之來也非自我致之而誰也是慮之不熟也需之不審也過剛之所致也然以其剛也因是而曲加敬愼焉必不敗矣不敗固善然何如早不及泥之爲愈然則險在前而不能需縱乾之剛健亦不能免于陷與困窮也而況六

四與上之柔哉今六四居坎之下其象爲需而見傷若不能出矣而反得出于坎陷之穴中者以其能順以聽九五寕見傷而不遽進也此九五正中之力也上六處坎之上時將出坎乃不能需而反入于坎陷之穴不亦甚乎故告之曰雖入于穴矣猶幸而有不速之客來也葢九三應上本是上客今三敬慎不敗巳出險而來矣來則敬之亦可以保終吉也雖入穴何傷乎然

則上雖幸三之來亦實受五之戒也吾以是觀之陰柔患不能出而陽剛患不能需此需之卦聖人專爲陽剛之人說法矣利用恒所以戒初也小有言所以戒二也致寇至所以戒三也誰戒之需而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利涉大川而往有功之九五也蓋五身在險中而忘其險唯知酒食是需亦猶困之九二身處困中而忘其困唯知困于酒食而已此處需處困之至德

要道也故曰貞吉而又曰以正中至矣嗚呼安居不動以待食飲尚不出郊況及泥邪三人即九三三雖不當九五之位然剛也健也敬之自未大失也此卦唯六四能順以聽九五餘皆有乾健陰亢不能待不能聽之象非五以天位臨之以正中示之以不一而足丁寧誠諭之弗需也此五之所以爲光亨也

附錄

金汝白曰四與上坎中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
初與三皆云坎窞也
王畿曰乾之剛健上進遇險而不遽進故需有
亨道苟以柔弱之質需緩而不進則是需者事
之賊也
說文曰須从頁首也从彡毛飾也本須鬢之須
借爲所須之須

張藐山曰亂極而治治躁急不得些子只合需治極而亂亂無可奈何亦只得需故雖九五剛中正位乎天位亦只需于酒食而已何也需之時固如是也若風帆旣便舟楫已具又得長年三老便乘長風破萬里浪肯坐而飲食宴樂耶當此時需者事之賊也雖大川亦不憚而利涉矣然則需而不肯遽涉者風帆未便也舟楫未具也長年三老未得其人也安

得不需三陽皆剛也而剛過則需于泥四上皆柔也已入于穴矣四只有順以聽于五上只有敬不速之客可免于險爾剛有剛之害而柔有柔之利但當此時不知有可以順而聽之之人不知三人之可敬雖來而不敬是可惜耳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舊德從上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大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水訟　難取象

此卦上剛下險險而健險而不健則訟不成健而不險則訟不成唯險而健訟斯成矣然訟其可成乎訟其可終乎訟其可以長而或從王事必永所事乎幸有九五中正大人爲訟者之所利見而九二又剛來而得中是以不克訟而訟自不成自不終自不永且長而卒入于淵也夫陽實陰虛剛來得中孚實明甚一陽在內陷于

陰險窒惕甚明以窒故訟以惕故不終訟況見九五哉故一見九五即愧悔不暇不克訟歸而逋宜矣夫二險之主也內體皆其素所左右之人也旣訟于五大訟興矣株連不旣衆乎今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戶免災必也此九二之不終訟然也若四亦是不欲終訟者三之與上雖非欲訟但恐或有起釁而致上之從王事耳于是或者遂因而有鞶帶之錫而上亦因而不克

訟焉則是五爻皆以利見九五而訟无由終矣五之元吉而中正何如哉以今觀之初柔居下以柔自安不永所事雖小有言辯明即止其以不終訟獲吉宜也四五同體利見九五復而就命變而安貞獨能不失九五惓惓不欲訟之意其以不終訟獲吉尤宜也上雖過剛然三唯知舊德是食貞厲自居縱有王事必不敢成吾知上亦不能以自成矣嗚呼鞶帶之錫也三褫之

愧也則謂上能不終訟亦可矣何也以其猶有愧心也恐其无面目以見九五也上或指教唆之人下或指和事之老

附錄

楊中立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于違行而後謀之則无及矣

王畿曰天爲三才之始水爲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

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又曰觀天水違行之象天左旋五星右轉之說益有足徵也

張藐山曰不險不健何訟之有險而健便爲訟所謂二習相陵也自古迄今君子小人廟堂市井訟之變態幾盡至于亡國喪家殞身而不恤何曾逃三大聖人反覆告誡之外噫可歎也　初與三柔也不永所事食舊德原是不能訟者九二九四剛而險何以不克訟能訟而不訟此二與四所以爲君子可敬也若上九居訟之終則終訟矣無論終凶即錫

之鞶帶其誰敬之況三褫乎旣謂之訟則不論是非曲直矣二與四豈以曲在已不克訟耶至于歸而逋逋而竄自上視之坐擁鞶帶且嗤之曰何至于逋而竄也亦可醜也二與四且以錫鞶帶爲醜而不之顧矣何也以九五中正之大人在上自當歸而復卽命爾有此剛中正之大人不當終訟若不然卽訟其誰聽之噫有剛中正之大人必也使無訟乎

其又誰敢恃其險而健以至于聚訟乎易之繫大人者不一而足飛龍之大人固也蹇之大人有大人則不蹇矣萃則以大人故萃也升則以大人故升也噫大人者千古不再見安得有剛中正之大人而世之人皆利見之唯困亨貞大人吉是大人者人可學而至也果可學而至則亦不必夢寐千古之大人矣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在師中吉

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

尸貞凶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

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

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水師

水附于地曰比比附也附之以求安非九五剛中不可地中有水曰師師衆也能以衆正非九二剛中不能是故卦以九二爲丈人焉得丈人而專任之則可以吉而无咎故曰貞正也田有禽利執言用之有辭所謂正也以此用衆則是用之以正邦用之以開國用之以綏懷雖毒民而民從之矣雖王天下可矣但苟不知專任之

道則雖有九二之丈人而欲其有功也亦難所謂旣使長子帥師而又使弟子輿尸雖貞亦凶終必敗亂欲其吉且无咎不可得矣固知師之難難在于得丈人而能用丈人者尤難是故初六方出門卽戒以失律曰師之律令一出長子他人不得專也初若敢專卽爲失律夫失律卽臧亦凶況不臧邪臧卽貞今六五旣能以二爲長子而錫命之者三二亦以師中之吉而坐承

六五天寵之錫乃初六不免失律之戒六三不免輿尸之疑六五又不免弟子之使小人之用者坤體柔順恐其或不免有此也唯六四得正爲偏將軍以居左而能左次以待命故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大指二苟或輿尸大卽无功人君其尚可使弟子間之與故于上爻復繫之曰大君命將出師本爲開國承家之故用之以綏懷萬邦者也自不宜使小人參之參以小人定

師

必亂邦葢九二陽剛也長子也丈人也初也三也皆陰柔也柔爲弟子弟子只宜使之聽命于長子陰爲小人小人只宜使之聽命于丈人而可用小人之言聽弟子輩主其事邪吁千載而下有賢將而不得專主者其禍敗率以此矣唐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則雖李臨淮千古之英郭汾陽人物之大不免喪師失律彼代宗者非不與之親經患難並時收復兩京也而卒信用

小人復出蒙壓于陝此无他柔而易搖眞如此
師中之六五也固宜聖人之惓惓以示戒也

附錄

坡公解曰丈人詩所謂老成人也祭公謀父曰
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
玩玩則不震故地中有水師言兵當如水行于
地中而人不知也
熊過曰師以一陽統五陰葢古者五人爲伍五

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皆自五起數也輿尸程先生謂衆主按古語曰輿論輿人之誦皆衆也詩誰其尸之尸主也

張藐山曰輿尸者是衆爲政也九節度之師敗于相州其左驗矣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大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地比　取得象好

水依附于地曰比比下順從于上曰比此卦唯九五剛中而有元永貞之德自然可以比而无咎故六二內心不肯自失再筮得之即往比之是以貞吉而且无咎所謂得其所比則安者正二五之謂哉六四與五同體外比于五親仁事賢從上求安貞吉亦宜乃初六以六居初實无正應而不寧必能有孚比之始得所比而无咎又

居坤地之下水必盈焉本有有孚盈缶之象孚信既盈則終來六四之吉乃其所有豈直无咎已耶是故苟不寧而能方來則終來斷有他吉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上應指四下應指初蓋九五陽剛中正已顯然爲衆所親比倘有未比則用三驅之法以取之而前禽可失未嘗有取必之心然此特王心然耳邑人何自知之乃皆不用告誡聽其自失則上之中實使之然也

上六非前會之失乎三不比五而比六非匪人之傷乎以故初六六二六四同與三驅之選上六處比之上至是猶尚无首可比凶何如哉蓋言其居五之前則曰失前禽言其无首可比而不知以五爲比則曰後夫凶

附錄

王輔嗣曰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上下應之既尊且安安則不安者託焉故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夫无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故巳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安尊和親而獨在後則誅是以凶也

坡公解曰比吉比未有不吉者也然而比非其人令雖吉後必有咎故曰原筮筮所從也原再也再筮慎之至也

班孟堅曰禽者鳥獸之總名爲人所禽制也

卜子夏曰无誠于附道窮而比戮斯及矣何終哉

張戴山曰比者皆比于九五也萃者皆萃于九五也何也比之九五有元永貞之德也萃之九五剛中正之大人也萃之諸爻不萃五則爲乃亂乃萃且爲嗟如爲涕洟比之諸爻不比五則爲比匪爲前禽爲後夫噫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

所疑也

大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天小畜　尤難得象

卦名小畜而繫之亨者六四一陰爲巽之主故也以六居四則柔而得位居乾之上則健而又巽以故上之九五應之下之初九九二又應之上下皆願爲其所畜故曰小畜然非剛中之五與之合志首能推誠而信任則六四之志安得遽行衆陽亦安肯遽爲所畜故夫子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志行者以六四之志因剛中之五而

得行故言小畜而繫之亨也不然是謂見畜于
小何亨之有乃初原與四相應者復與四應是
自道也非今日而始復也二又與初相比者初
應于四二比于初是牽復也非自失以從他也
密雲二句彖特寫其興雲作雨之狀如此正言
畜也施未行但未行非不行也觀上九既雨既
處卽可見矣夫六四陰也而能有孚于五使五
孚信之深若團攣固結而不可解則必有道矣

道者何血去愓出是已蓋血陰物也唯血去則雖純陰而絕无陰血之累愓乾愓也唯愓出則雖非乾而終日皆乾愓之心所謂巽以行健者正四之謂耳五雖欲不孚信之深可得邪況從此以往遂獲藉鄰之力以享其安富尊榮之業不然五雖陽剛豈能以獨富也九三上比六四夫婦之象三唯過剛不中乃自脫其輻而反目不顧之則无以正室而成家矣罪九三也于四

何損也上九視九三又異矣不知四之畜道已成向爲密雲今則既雨向方望雨今則既雨又處向也尚往今則禾黍在野乃積乃倉而尚德載矣四陰也五陽也以四爲婦則堅貞而惕厲四月也五日也以四爲月則相望而幾圜何謂不安其畜不與共事而別征乎則夫有六四之能畜者但相與以成其畜可矣不必疑也

附錄

楊簡曰伊尹之于太甲其始不可謂之亨及太甲飜然而悟誠然改過則伊尹之志于是方行故爲亨天未大雷電以風成王未執書以泣則周公之志終不可謂之行終不可謂小畜之亨六四至柔又巽體畜君而柔巽故君臣相信而和无傷无惕无咎陰陽自有相得之象也夫人臣進言于君所以至于乖忤者往往由臣未能无私或好名好已勝不與上合志故乖忤也書

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臣畜君如此何乖忤之有象曰上合志也者旨哉言乎

金汝白曰四五皆云有孚是此兩爻相孚也四曰上合志合于五也四藉五以畜乾五任四而相孚

張藐山曰噫予於小畜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大有是六五居人君之位而上下應之小畜是六四居人臣之位而上下應之五陽皆爲陰所畜時勢之最難處者卦詞通不肯道破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夫子彖詞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有竟不雨者乎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有究竟不行者乎此皆不可解之詞也隊謂讀易當如讀詩何也詩可以斷章取

義也即如坤之初詞曰履霜上曰龍戰而二則曰直方含章括囊與履霜龍戰何涉乎畜之三曰夫妻反目上曰婦貞厲月幾望所謂妻所謂婦謂月何所指婦雖貞亦厲月曰幾望幾者危之之詞也與四五有孚之旨何涉乎故曰當斷章取義也況易不可爲典要也以故楊敬仲以伊周當之蓋伊周是六四人臣之位非以伊周爲陰也然臣亦陰也于上

下今古之變竊有慨焉武壆之世非𢌿得位而上下應耶武雖稱制盧陵在不得便爲至尊也居然小畜之象矣秋宋諸君子身當其時眞得用易之妙武被廟不祔姑雙陸无子兩言竟成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又是婦貞厲月幾望之象矣使當日梁公不甘爲武壆所畜板板做去反目說輻大事去乆矣甲子乙丑之際魏璫非𢌿得位而上下應

耶雖未得位然得時則亦可謂得位矣更與武曌不同矣以武尚是女主也當其時羣小無足論矣君子何以處此也使三大聖人真取此象何以繫詞焉而命之也令是非黑白皎然聖人復起再爲觀象繫詞使後之君子小人讀之不至斯世而淪于禽獸也哀哉噫覆轍相踵後之人復哀後人也